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一

宋

徽宗皇帝

己亥 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更寺院為宫觀

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于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宫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尋詔德士並許

是時宋政雖衰國體未損書法於來聘諸例自當仍從續綱目原文至靖康後稱姪稱臣幾與石晉事遼無異既自失其一統之尊豈可復拘内外之說則是宋在所應貶改書正所以深戒建中立極者慎毋失其統也

入道學依道士之法（明年始復寺院額及僧號）

金人來聘遣馬政報之不至而復

金主與尼瑪哈議遣李善慶（渤海人）索多（完顔部人按索多舊作散覩今改後仿此）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遼人降宋者）王瓌（師中子）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諜者言遼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

宋與遼和好已久無端而背盟窺隙其設心已不可對人况遼之傾覆由于政治廢弛士卒解體徽宗不于此覘之而輕信諜

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帝聞之不樂

以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

黼賜第城西徙居之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于官寵傾一時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圖燕會諜云遼主有亡國之相黼薦畫學正陳堯臣使遼堯臣繪遼主相以歸言于帝曰遼主望之不似人君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

言妄幸其主有亡國之禍竊繪以歸抑亦末矣若云相果可憑則五國播遷豈無先幾之見是時宋之國事日非徽宗曷不返而自鑒乎

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

占城入貢

占城自周顯德中始入貢其後朝貢不絶然與交州相近互相侵擾至是封為王後每遇恩輒加封邑與交趾均矣

三月以馮熙載字彥為衛州西安人為中書侍郎范致虛注見前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為尚書左右丞

致虛自右丞進左丞半歲以母喪去位事在八月後年餘

起知大名府入見時朝廷方用師圖燕致虛謂邊釁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惡其懷異復聽終喪考宋史致虛沮伐燕之議在起知大名時續綱目叙于母喪去位之前非是今據致虛本傳改輯

劉法及夏人戰于統安城在震武城北敗走夏人追殺之

童貫使劉法取朔方不欲行彊遣之乃引兵二萬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克舊作察哥今改率步騎為三陣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饑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峗方輿

龍本神物變化屈伸往來皆得自由若為犬而涸于市肆至人

紀要地在湟鄯間為一負擔軍夏制負擔一人為一抄負擔者隨軍雜役也斬首而去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克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于古庫勒日木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歲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克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五月京師大水

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犬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

將取食尚不能騰拏而去所謂昭昭之靈安在既已非龍又安能為害水潦之災或會逢其適耳此與洛陽黑眚及女子生髭皆不足信夫以徵家昏亂即無災異亦必亡國作史者因宋運日替遂援一時訛言以為五行災異之徵亦好奇而不知失之

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戶部侍郎唐恪字欽叟錢塘人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字伯紀邵武人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所以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思所以消復之今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監南劍州沙縣稅務

六月夏人來詔童貫罷兵秋七月以貫為太傅

証美

關右既困童貫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欵遂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廹館伴彊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延安帥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媪相

遼遣使册金主為東懷國皇帝金主不受

遼遣耶律努克舊作奴哥今改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

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諜則可既而努克復至金金使呼圖克昆舊作胡突衮今改後仿此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册用漢儀方可如約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册禮金乃使烏淩阿贊謨舊作烏林答贊謨今改後仿此如遼迎封册册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

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册乖體式如依前

書所定然後可從

秋八月金製女眞字

女眞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

遂命古紳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

製女眞字行之後復製女眞小字謂古紳所製為大

字云

九月幸蔡京第

徽宗寵任蔡京

一門並居華要

乃至厮養濫竊高官媵妾亦膺封號雖漢唐末造亦未聞有此在昔藝祖幸趙普第禮視家人當時草昧君臣尚不妨畧分且或別寓深心後世豈可引以為法乃蔡京以主婦上壽稚子牽衣公然見之謝表瀆上悖禮特大義者方且非而笑之史冊乃

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儵翛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儵尚帝女茂德帝姬（帝時改公主曰帝姬）家人厮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畧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釂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卻蓋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

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

謂為實事無識亦甚矣

曲宴則攸𢇁著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詼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于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帝令苑囿皆倣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乃聚珍禽異獸動數十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

冬十月頒紹述熙豐政事書于天下

十一月以張邦昌王安中為尚書左右丞

安中附童貫王黼為中丞因論蔡京罪為帝所知至

是張邦昌自右丞進左丞安中遂代為右丞

十二月帝數微行竄秘書省正字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于郴

州

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

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

順莫敢言曹輔上疏切諫畧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郊坰極遊

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

一至于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

為楚越畔服之際在于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　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兹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

張觷果以方正自矢即不當倚附權奸薦者誠不相知無難守匹夫之志何不獲辭之有既受京招其擯排已可概見且始用

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

召楊時為秘書郎

時浮沉州縣四十餘年時歷知瀏陽餘杭蕭山諸縣事皆有惠政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至是福州進士張觷字柔直侯官人方到部蔡京延訓其子弟京求善訓子弟者或薦觷觷辭不獲乃即館謂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問觷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發必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乃可逃死爾諸生大驚亟以告京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見觷深與傾倒觷忼慨謂京曰宗廟社稷危

詭詞以聳聽繼相傾倒以綿交更難言入羣不亂矣至其所忼慨而談仍不過空言無補薦一楊時豈遂足掩其趨炎之辱乎

在旦夕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布列内外以分理庶務庶幾猶可及耳京叩其所知遂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廸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詔為秘書郎

庚子　二年春正月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

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虚城上役夫爭舉梃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怨始不

樂而靈素愈恣橫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

訴帝怒以靈素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

判温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

命下而靈素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二月遣趙良嗣使金

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意并持其書來請別遣

使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

嗣往仍以市馬為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書中

舍人吳時因進對及取燕事曰祖宗盟血未乾渝之必速亂王黼斥為腐儒時遂求去又有安堯臣者上書曰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蓄銳伺間以逞其欲此臣所日夜寒心也帝頗然之欲授以官然竟為羣姦所沮（吳時字伸道邛州人安堯臣惇族子）

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册禮金主不許

先是遼遣蕭寶訥埒（舊作習泥烈今改）持册藁如金金遣烏凌阿贊謨持册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寶訥埒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

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為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備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色克（舊作斜葛今改後仿此）留兵一千鎮守棟摩（金主異母弟按棟摩舊作闍母今改後仿此）以餘兵來會于渾河和議遂絕

夏五月金侵遼上京留守耶律托卜嘉以城降

金主自將攻遼以遼使蕭實訥埒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于呼圖哩巴山（金史地理志撫州有胡圖哩巴山撫州地在今蘇尼特按呼圖哩巴山舊作胡土白山今改）

宋政壞于門戶京攸至父子為仇敵則倫理絶矣遑起而握手診視即强坐其父以體有不適

後此仿聞金舉兵命耶律拜薩巴（舊作白斯不今改）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五月金主進攻且謂實訥埒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卜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棟摩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托卜嘉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六月詔蔡京致仕

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

攸之惡幾與梟獍等而得齒于人類乎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已為悖德攸乃以疾罷其父則亦孰不可忍黴京獻薄祭京而任其子相傾軋既昧移孝作忠之義且視綱常澌滅而不知維持尚何以為國乎

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爾閲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秋九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續綱目係于八月今依宋史及東都事畧改書

禦遼而謀及歲幣已屬操縱由人無能可恥但遼宋自澶淵講好以後歲幣交納百有餘年未

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遼史地理志以燕分野為析木之津故名）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亦曰十里松林在今克什克騰西南遼史地理志上京臨潢府有平地松林克什克騰遼臨潢府地也）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貝勒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

閒以五十萬之多國用遂形匱之而燕事既起科斂繁興計口出算之六千二百萬凡夫錢之一千七百萬與五十萬孰多孰少乎又況遼幣雖廢金幣旋加所謂五十萬者仍在復益以代稅一百萬緡厥多費而費轉多是失算之中更為失算而危亡

數同于遼時貫與蔡京力主燕議熙河鈐轄趙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釁萬死不足塞責貫不悅鄭居中亦謂蔡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漢世單于歲給一億九十萬西域一千八百八十萬與本朝孰為多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稍寢　趙隆字子漸秦州成紀人

冬十月戊辰朔日食

加內侍梁師成太尉祥符人

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

之患即因之以與爾時君若臣尚自詡為得計誠可笑抑可憐矣

上旨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加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以翰墨為己任自言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蘇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四方雋秀名士師成必招致門下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

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

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侍權太

重詔編管于池州

睦州人方臘作亂

睦州清溪今嚴州府淳安縣唐曰清溪宋改淳化後改今名民方臘世居縣

堨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眞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

有天子基臘因得憑藉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洞梓桐洞在淳安縣今曰梓桐鄉

幫源洞亦曰青溪洞後改名威平在淳安縣西皆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

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困于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太學生鄧肅字志宏南劍州沙縣人進詩諷諫帝不聽放肅歸田里勔益橫臘遂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朱勔為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訹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為兵人安于太平不識金草聞金鼓聲

即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顔坦擊之皆敗死于息坑亦曰重坑山在淳安縣東

十一月余深罷以王黼為太宰

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為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黼遂為少保太宰初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四方翕然稱為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為邪多蓄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稍襲京迹

十二月方臘陷睦歙杭州詔以童貫為江淮荆浙宣撫使發兵討之

臘攻陷清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遂北掠桐廬三國吳縣今屬嚴州府富陽本漢富春晉改名今屬杭州府諸縣進逼杭州知州趙霞棄城走州即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于是凶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遘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上言臘衆殭東南兵弱乞調

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臘分兵陷婺州又陷衢州知州彭汝方罵賊死又進犯處州守貳皆遁走縉雲尉詹良臣率數十人出禦為賊所執誘降不屈亦死之彭汝方字宜老汝礪弟詹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處州本隋括州唐改名今為府屬浙江縉雲唐縣今屬處州府

眞臘注見前入貢

眞臘于政和中始通中國至是遣郎將來朝詔封共

宣和時東南疲敝已極其勢固如拯溺救焚徽宗茍灼知興革之宜即當降詔竟行乃以么麽宦豎輙付便宜且令其竟稱御筆行事太阿倒授莫甚于斯他日蔡京梁師成之習仿帝書擅

主金裒賓深為國王恩比占城

辛丑 三年春正月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

貫之行也帝付以東南之事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罷諸應奉造作局及御前花石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二月罷方田及州縣學三舍法

傳詔吉皆從此
效尤耳

詔開封府及諸路仍以科舉取士省宗學辟雍諸路提舉學事官

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字嵇仲耆之孫擊降之

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亳州侯蒙上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江聲言將至海州知州張叔夜續綱目宋元通鑑皆作命叔夜知海州在侯蒙卒後考叔夜本傳叔夜為蔡京所忌出知海州事應在前今改正使間者

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刦巨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鬬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遼都統耶律伊都一名伊都古楚舊作余覩伊都古楚舊作余都姑今改叛降金

遼主諸子長晉王額嚕溫舊作敖盧斡今改次秦王定次許王寧遼史天祚紀天祚四子長趙王實訥埒次晉王額嚕溫今考皇子表晉王第一趙王第四又尚有燕國王塔魯梁王雅里六子非四子本紀不足據續綱目因之今依表改輯晉王文妃蕭

氏（小字琴瑟國舅大父房之後）所生積有人望女眞興兵境内郡縣所失幾半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諷諫（歌凡二首其第一首有直須卧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之句）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小字錫衮北府之宰相常哥之女）兄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遼哈拉（舊作撻葛里今改）妹適耶律伊都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伊都達哈拉等謀立晉王遼主遂誅

蕭昱達哈拉等而賜文妃死伊都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于金遼主遣蕭錫默舊作遐買今改等將兵追之及諸閭山縣遼置屬興中府故城在今土默特右翼錫默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伊都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為奉先下若擒伊都他日吾黨皆伊都也遂縱之以追不及還報伊都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伊都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搭魯舊作撻魯錫衮舊作師姑今改

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

先是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寇秀州統軍王子武固守會貫引大軍至合擊敗之賊還據杭既而貫前鋒至青河堰（即今清湖閘在杭州府仁和縣北）臘焚官舍府庫民居遁還清溪諸將劉延慶王禀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字幾道熙州人）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等合兵擊臘于幫源洞臘衆尚二十萬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潛行溪谷間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

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為已功併取臘妻子及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餘黨悉平送臘京師斬之臘之起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倮而縊于林中者相望百餘里詔改睦州為嚴州歙州為徽州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尋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

五月大蝗

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本名揚庭字實王越州山陰人于黄州

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

竄二人則冦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憾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謫黄州安置

閏月復置應奉司

方臘既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懷姦弗悛即損應奉妄為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姦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于内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輓之卒為用户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

收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什一

秋七月黑眚見考禁中黑眚宋史五行志無日月可紀惟洛陽黑眚徽宗本紀附書是年七月之末續綱目直書秋七月黑眚見于禁中似屬無據今但書黑眚見依宋史先載洛陽訛言之事而以禁中黑眚附見焉

洛陽民間訛言有黑眚如人或如犬夜出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為患謂之黑漢二年乃息又禁中有黑眚大如席元豐末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後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

或變人形或為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為常人亦不大怖宣和末寖少而亂作

九月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

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租賦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于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不得蠲免擢公才為觀察使至是戩死以內侍李彥繼

之彦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劵皆不省魯山注見前闔縣盡括為公田訴者輙加威刑致死者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彦為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責辦于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軏間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前執政冠帶操芴迎謁彦馬首彦處之自如所

在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于帝者梁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豈足為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冬十一月馮熙載罷以張邦昌為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為尚書左右丞

邦彥本銀工子俊爽美風姿為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踘每綴街市俚語為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以善事中人爭薦

譽之累擢翰林承旨進右丞

十二月進封廣平郡王構帝第九子韋后所生為康王

壬寅四年春正月金克遼中京遼主延禧殺其子晉王敖盧斡走雲中

耶律伊都之奔金也尼瑪哈言于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釁宜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用其策以舍音都統內外諸軍普嘉努尼瑪哈斡布金主庶長子後改名宗斡按斡布舊作斡本今改後仿此斡里雅布舊作

斡离不今改後仿此富勒呼舊作蒲盧虎今改後仿此等副之耶律伊都為鄉導至是薄中京遼兵不戰而潰進下澤州遼置本漢土垠縣地故城在今喀喇沁在冀南遼主時獵于鴛鴦濼在今宣化府赤城縣西北宣鎮志其水停積不流自遼金來為飛放之所伊都引羅索奄至遼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伊都此來欲立甥晉王額嚕溫爾若為宗社計不惜一子誅之可不戰而退會耶律薩巴舊作撒八今改等復謀立額嚕溫事覺遼主召樞密使蕭德勒岱字吉林孝先孫舊作得里底吉林舊作紀鄰今改等議曰反者必以此

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德勒岱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額嚕溫亡額嚕溫曰安忍為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律薩巴等皆被誅額嚕溫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伊都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濼走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注見前

二月管勾太平觀陳瓘卒

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

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頼于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至是卒于楚州

三月金襲遼軍遼主延禧走夾山方輿紀要在古雲内州北雲内州遼置故城在今烏喇特西北烏喇特舊作吳喇忒今改

金尼瑪哈敗遼奚王于北安州遼置金曰興州故城在今熱河南喀喇河屯拔其城遣古紳畧近地獲遼護衛實訥埒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舍音曰遼主窮廹若失機會事難圖

矣舍音意未決斡布勸從之舍音乃出青嶺方輿紀要在開平廢衛西南即大青山也尼瑪哈出瓢嶺在青嶺北期會于羊城濼方輿紀要在大同府東北邊外遼主在雲中以金兵為憂蕭奉先猶言女眞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遼主遂趨白水濼在大同府北尼瑪哈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宮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蕭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誅汝何益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

耶律淳任居肺腑曩者章奴煽誘似亦能以大義自持及倉卒擁戴頓改初心前後絕不相類蓋其蓄念覬覦已非一日始見遼主兵威尚勁故未敢輒肆狡

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軍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並賜死蕭德勒岱自知不免亦絕食死

遼燕京留守李處温析津人等以耶律淳稱帝遥廢其主延禧為湘陰王

遼主之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温與淳守燕京處温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即和勒博續綱目誤

謀迫沙漠播遷妄意興復無期遂乃安心僭竊其後聞故君傳檄驚赧隕身蒙亂臣之名為天下僇雖贗何及乎

分二人說詳後謀立淳處温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温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達實字重德遼太祖八代孫嘗官翰林承旨遼國語謂翰林為林牙亦稱達實林牙舊作大石今改西遼達實始此左企弓字君材薊人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寧遠人曹勇義廣寧人康公弼字伯起宛平人集蕃漢百官諸軍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將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

天福以妻蕭氏為德妃加處温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為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達實遥降遼主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中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于金乞為附庸金人不報

金克遼西京

金人攻西京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尼瑪哈摩囉歡

斡布等繼至尼瑪哈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
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衆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
族皆降金
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金
童貫聞金數敗遼兵乃乞舉兵以應金鄭居中言不
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冦初平帝亦悔用
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
來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

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眞必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于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日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勿責朝散郎宋昭上書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

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于塗炭之

中孚疏上除昭名編管海南

夏四月置補完校正文籍局

詔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未見秘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遺逸命建局以補完校正為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

秘閣

金取遼東勝諸州東勝州遼置即唐東受降城池注見前獲阿蘇以歸

金羅索等畧定東勝諸州獲阿蘇軍士問之曰汝為誰曰我破遼鬼也執送金主金主杖而釋之

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退保雄州詔班師貶都統制种師道為右衛將軍致仕

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濮州甄城人計降黄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

童貫高陽關之役造次指揮師道阻其輕進自屬老成之見但業已交鋒勢惟有進無退豈可逆料其必敗豫戒軍人為退兆

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注見前耶律淳聞之遣耶律達實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辛興宗亦敗于范村帝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侵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强大之鄰基他日之

計宿將統師固當如此示怯恥至云人持巨梃自防賴不大敗尤荒唐可笑試思一梃之利孰與五兵設當轇亂旗靡時長戟短戈尚不足支而欲恃木梃以禦敵更不然矣紀載之不足信大率如此

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䘏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與之和貫不納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遼耶律淳死其妻蕭氏稱太后主國事李處溫伏誅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北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拒湘陰王之說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

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安有逆子而拒其父者處温等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爾復何靣目相見邪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温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執政入議處温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為備紿云奉密旨防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蕭氏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遥立秦王定為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諡淳為孝章皇

帝廟號宣宗葬于燕西之香山幹以后命召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即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北通于金欲為內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女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溫無以對乃賜死臠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為宰相數月間所取也

夏人救遼金襲敗之于宜水在榆林府東北邊外

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斡魯羅索敗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澗（在宜水西）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

秋七月詔童貫蔡攸再舉伐遼以劉延慶為都統制

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制

初收經制錢

先是命陳遘經制江淮七路治於杭州以供饋餉遘

以財用不給創議比較酒務及度公家出納錢糧最取其羸號經制錢遂為東南七路之害

八月金襲遼延禧于錫訥圖地名方輿紀要在大同府西北邊外按錫訥圖舊作石輦鐸今改後仿此延禧敗走

遼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於額蘇倫遼史國語解地名按額蘇倫舊作訛莎烈今改後仿此金舍音使斡里雅布告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大漁濼亦曰

魚兒濼在古興和城西興和城遼撫州也元曰興和路故城在今張家口外鑲黃旗牧廠西南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晝夜兼行追及遼主于錫訥圖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耶律伊都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斡里雅布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久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特烈字額敦溫要尼溫汗宫分人額敦溫舊作訛都椀要尼溫汗舊作迭輦注可汗今改諭軍士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斡里雅布兵少必敗與妃嬪登高阜觀戰

伊都指遼主麾葢以示諸將斡里雅布等遂以騎兵

馳赴之遼主望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斡里雅布

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斡里雅布追至

鄂勒哲圖在錫訥圖西舊作烏里質鐸今改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

烈被執

九月金遣使來命趙良嗣報之

金人聞童貫舉兵恐南朝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

遣使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

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

遼常勝軍帥郭藥師為涿州留守以蕭后立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隸

劉延慶

冬十月劉延慶及郭藥師進兵攻遼藥師襲燕敗績延慶兵潰

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為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請令公之子三太尉即劉光世字平叔延慶次子以五千人策應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

倍道而進賀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燕城東南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使趣降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馬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獲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舉火為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

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
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斡因縱兵追至涿水而
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
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誚之藥師還猶進安遠軍
承宣使尋加武泰節度使
以蔡攸為少傅判燕山府
十一月金人來議燕地十二月遣趙良嗣復如金求營
平灤三州

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及平灤等州續綱目作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其說蓋本長編王應麟曰劉仁恭無割地遺契丹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唐亦無灤州王氏之說如此再考遼史地理志灤州永安軍本古黃落城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太祖以俘户置灤州為形勝之地以遼史合之王說則長編所云殊不足據而續綱目諸書因之今據宋金二史紀傳及表俱不載宋求得三州事惟東都事畧金國附錄云趙良嗣至金金主欲得燕京租税而不議平灤等州因即采此改犛而削去劉仁恭獻地契丹之說既而王黼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普嘉努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

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今直隸遵化州遼于此置景州餘注俱見前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

金克遼燕京耶律淳妻蕭氏奔天德即唐天德軍注見前

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瓌如金求如約夾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遼蕭后五上表于

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

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

兵度關而南遼統軍都監高陸舊作高六今改等送欵于金

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入使尼楚赫羅索陳于城上

金主次于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虞仲文康公弼

樞密使曹勇義張彥忠劉彥宗字魯開宛平人等奉表詣金

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

燕京諸州縣蕭后自古北口趨天德于是遼五京皆

為金有金主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獻遼俘

萬歲山成更名曰艮嶽

山作于政和七年至是始成帝自為記以山在國之艮位改名艮嶽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曰介亭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書屋八仙館紫石巖棲真嶝攬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並峙有鴈池噰噰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沜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有兩洲東為蘆渚亭曰浮陽西為梅渚亭曰雪浪西流為鳳池東出為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嶝道上至介亭亭

燕地之歸宋者不過六七空城尚以求而得非有威德以致之何足誇耀以為盛事且邊地北增與湖石南來何涉而以美名

左復有亭曰極目蕭森右復有麗雲亭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為漱瓊軒又行石間為煉丹凝真觀圜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澌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為山莊為回溪又于南山之外為小山横亘三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諸館舍尤精其北又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邱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為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大抵四方怪竹奇石悉聚于斯亭臺樓觀日增月益殆不可悉數初朱勔于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牐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錫爵盤固侯為亭以庇之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後以金芝産于萬壽峯乃復更名壽嶽云

附會符錫侯爵以示神奇徒足為有識者嗤鄙耳

戶部獻是歲民數

時天下分為二十六路元豐中析天下為二十三路曰京東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永興曰秦鳳曰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曰江南東西曰荊湖南北曰成都曰潼州曰利州曰夔州曰福建曰廣南東西崇寧四年增置京畿路至是又置燕山雲中府路共二十六路京府四東京開封西京河南北京大名南京應天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戶口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理雖廣而戶口

皆不及

癸卯　五年春正月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和勒博自稱奚帝

考遼史天祚紀都統蕭幹謀立耶律淳而紀末附書淳事則作奚王和勒博議立淳又和勒博傳所載皆幹事再考東都事畧遼國附錄則作蕭幹而徽宗本紀則作庫里布庫里布乃和勒博轉音之訛而紀所載詔書又皆言蕭幹事盖蕭幹即和勒博一人而兩名互見史家未經刊定及考金史和勒博傳云奚有五世族世與遼人為昏因附姓舒嚕氏舒嚕遼后族後改蕭氏而和勒博一名翰翰即幹之轉音是知和勒博乃奚之附姓舒嚕者從其本族則稱和勒博從其附姓則稱蕭幹也續綱目不加考核誤分為二人一于正月一于八月皆書自稱奚帝又皆書為郭藥師所敗歷考三史並無二人同稱奚帝郭藥師傳亦並無兩敗奚人之事續綱目所

書殊繆今詳核三史改正而其名則從本史于立耶律淳書蕭幹于稱帝則書和勒博　庫里布舊作夔离不舒嚕舊作述律今改

先是燕京既破和勒博自古北口出奔至盧龍嶺即盧龍鎮方輿紀要永平府北有盧龍鎮土色黑而山形似龍或曰即古盧龍塞也遂留不行至是會諸奚吏民及渤海軍即箭笴山在永平府撫寧縣東北今亦名茶盆山自立為奚國皇帝改元天復設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為二王分司建官遼主命都統耶律瑪格討之瑪格舊作馬哥今改

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

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則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租稅者尼瑪哈曰若不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于是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仍命良嗣與靖偕使

郭藥師留守涿州遼人方倚為

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

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

王黼贊于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

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為檢校少保同知

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命貴戚

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于後園延春殿藥師拜庭下

泣言臣在敵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

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

鎖鑰乃當宋兵壓境不知力禦雄城轉盼弋取金印之心遽爾擧地投宋其不忠于遼惡亦稔矣檄宗使之規取天祚本屬失言藥師涕泣辭避聊以飾其叛降之迹非果天良未泯也檄宗輙許其忠受面欺而不覺豈知狼子野心他日復遭其反噬乎

以絶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遣歸鎮

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言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帝怒命貶官而職任如故 呂頤浩字元直樂陵人徙齊州

金以遼平州為南京命張瑴宋金二史作覺平州義豐人留守

轂仕遼為遼興軍節度副使遼主之走山西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廸里轂撫安亂者州民推轂領州事耶律淳死轂知遼必亡乃籍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后遣時立愛字昌壽涿州新城人知平州轂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轂情狀于康公弼公弼曰當示以不疑金人乃招時立愛赴軍前加轂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既而尼瑪哈又欲先下平州擒轂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轂厚賂公弼

使還言于尼瑪哈曰彼無足慮也乃升平州為南京加蠱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守事

二月遼延禧追廢淳為庶人殺淳妻蕭氏

遼主聞南京破出奔四部族遼史營衛志遼内四部族曰遥輦九帳族曰横帳三父房族曰國舅帳巴里伊蘇濟勒族曰國舅部族巴里伊蘇濟勒舊作拔里乙室已今改蕭后來見遼主怒殺之追降淳為庶人除其屬籍而赦其黨

三月遣使如金

左企弓身為遼相任守燕重寄金兵一至稽顙迎降亦郭藥師一流人物及聞割地之議訑詆

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耶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畧云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

陳詩非不忠于遼而忠于金也且其言雖若為金而實以自為企弓藉本薊人恐一旦身事金庶地歸宋版平昔所封殖私家者勢必蕩析而不可復問故借此以遂其營窟之私然他日灤河西岸駢首就誅身之不圖家于何有全軀保妻子之臣究亦

州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并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尼楚赫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古紳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于大國

何所利乎

也金人不聽至汴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溫訊于金既至尼瑪哈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

夏四月金人來歸燕及涿易檀順景薊之地詔童貫蔡攸班師

金人既遂所欲乃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而營平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焉

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

宋人再舉圍燕特借金人已成之績雖所至望風奔潰而歸宋者惟數空城雲中以西當日國未經交割乃紀功勒石降詔推恩居然以燕雲收復為辭且曲赦之條亦復燕雲並及不知赦書所布果能越境而布之乎燕京自欺欺人徒貽笑于隣國因不

皆為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而已尼瑪哈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帝為之曲赦兩河燕雲命即日班師仍詔王安中作復燕雲碑勒于延壽寺以紀功

金襲遼延禧于青塚在今歸化城南遼史地理志豐州有青塚即王昭君墓方輿紀要塞草皆白惟此獨青故名獲其子女族屬從臣以歸延禧邀戰敗績走雲內

金主已定燕京聞遼主在陰山青塚之間乃以斡魯

侍納叛渝盟之階禍矣

為都統斡里雅布為副使襲之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達實斡魯使斡里雅布尼楚赫羅索等以兵三千分道掩襲將至青塚遇泥淖不能進斡里雅布以繩繫達實使為鄉導直趣遼主營斡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注見前）其子秦王定許王寧及諸妃公主并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惟太保特默格（舊作特母哥今改）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字薩魯薩魯舊作撒鸞今改）及長女特哩（舊作特里今改）乘軍亂走免斡魯軍至索勒敏（地名在故

豐州境舊作歸里門今改為書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五季唐縣明省入應州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邀戰于白水濼注見前斡里雅布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子趙王實訥埒追奔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别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兔紐金印偽請降于金而西走雲內斡里雅布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為弟君子量賜土地斡里雅布不許

五月以楊時為邇英殿說書

時入對言于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為二黨搢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于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内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

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各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

以王黼為太傅總治三省事鄭居中為太保蔡攸為少師進封童貫為徐豫國公居中辭不拜

王黼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宰執皆進位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賜玉帶以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居中自陳無

功不拜已而居中入朝暴遇疾數日而卒

遼延禧奔夏都統蕭特烈等以梁王雅里稱帝

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于金肅軍注見北前

遣使册乾順為夏國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為特烈陰謂耶律額哲舊作兀直今改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為計奈社稷何乃共刦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為帝改元神歷以特烈為樞密

使特默格副之雅里性寬大惡誅殺獲亡者笞之而已自歸者即官之

六月金張瑴以平州來歸

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于張瑴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彊兵盡忠于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瑴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入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

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
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
後日金人加兵内用營平之軍外藉宋人之援又何
懼焉瑴又訪于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瑴乃遣張
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
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縊殺之瑴乃
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
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産為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

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瑴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毋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納之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度第令羈縻之而度促瑴内附瑴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懽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瑴聞

之自謂得計

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内侍譚稹為兩河燕山路宣撫使

貫與蔡攸歸自燕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稹代

貫交雲中之地稹至太原招朔應蔚諸州降人為朔

寧軍

禁元祐學術

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

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尋又詔蘇軾黄庭堅等

獲罪宗廟義不戴天片文隻語並令焚毀勿存違者以大不恭論

八月辛巳朔日食

和勒博引兵破景薊州遂寇燕與郭藥師戰敗走死詔加藥師太尉

時奚人饑和勒博帥衆出盧龍鎮注見前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于石門鎮今曰石門路有城在永平府撫寧縣東北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

有謀棄燕者已而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殺傷大半和勒博迺去尋為其黨耶律阿古齊（舊作阿古哲今改）等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太尉

金主卒弟烏奇邁立（是為金太宗）

金主去燕京六月有疾命尼瑪哈為都統普嘉努斡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八月至布圖（舊作部堵今改）濼（方輿紀要在故黄龍府東）而卒（諡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古倫貝勒舍音等請安班貝勒烏奇邁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以舍音

為安班貝勒斡布為古倫貝勒相與輔政九月金葬太祖于海古勒城西其後改葬房山海古勒金上京地故城在今寧古塔界舊作海古今改房山在今順天府房山縣西北有金太祖陵

冬十月遼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耶律珠拉遼興宗孫舊作木烈今改為帝尋為亂兵所殺

雅里既卒蕭特烈等以珠拉才德純備復立之未三旬珠拉與特烈等俱為亂兵所殺

十一月辛王黼第觀芝

臨幸私第卜夜流連乃至由便門過閹豎之家醉不能語損威失重于斯極矣然徽宗因黼穿宅交通宦豎者漏頓衰非不能察奸厥下者何志荒意縱竟類劉宋蕭齊闇末主之所為宣宋祚已衰天奪之魄耶

帝過黼日隆名其所居閤曰得賢治定為書堂榜凡九有玉芝產堂柱帝臨觀之由便門過梁師成家黼第與師成連墻穿便門往來復來黼第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複道小門以還內侍十餘人執兵接擁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塲備不虞幾至生變翌日猶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少安宋初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金人襲平州張瑴奔燕山平州人殺金使以拒守

先是金人聞瑴叛遣棟摩將三千騎來討瑴拒之于營州棟摩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瑴遂妄以大捷聞詔建平州為泰寧軍以瑴為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至是金主復使斡里雅布督棟摩攻之會瑴開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斡里雅布乘其無備襲之與瑴戰于城東瑴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為都統閉門固守

宋人藉金力以得燕地旋即納金叛臣無端起釁其曲在宋逮金人索瑴責言宋自度力能相敵則拒而弗與不能則舉以畀金斷無中立之勢乃始欺而終

詔殺張瑴函首以畀金

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瑴者斬其首與之金人曰非瑴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懼起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併瑴二子送之金瑴且死罵宋人不絕口于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瑴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召為上清寶籙宮使以蔡靖知燕山府

與之隣國因以失歡降人亦復解體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直速禍耳

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興師矣

金人來歸武朔州此武州遼置非唐武州也唐武州今宣化府是此武州治神武縣即神武川也與朔州注俱見前

朝廷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新立將許之尼瑪哈自雲中至言于金主曰先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索之不遣盟未期年已如此萬世守約其

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六年甲辰春正月夏稱藩于金金以邊地畀之

初金聞夏迎護遼主乃遺書于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至是夏遣巴哩舊作把里今改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于金且受割賜之地尼瑪哈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伊實伊喇舊作乙室耶剌今改部圖嚕舊作吐祿今改

灤西之地本拓跋故地為遼所有者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

三月金人來索糧不與

金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耶良嗣口許何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是大怒

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

宮殿門皆搖動有聲河東陝西尤甚陵谷易處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皆在山上詔右司郎中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按

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意乃安遷潛善為户部侍郎

夏六月金人克平州

張敦固出兵與金人戰大敗州民猶不肯降金主召

斡里雅布還下詔招撫棟摩竟克平州執敦固殺之

科免夫錢

自得燕地悉出河北河東山東之力往饋官軍率十

數石致一石纔一年三路皆困王黼乃請詔京西淮

南兩浙江南福建荆湖廣南措置調夫各數十萬並

納免夫錢初黄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即役者輸免夫錢大觀間始盡令輸錢至是淵依其法行之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侍院一例均敷于是徧率天下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秋七月遼延禧復東勝諸州至武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遼置河陰縣金改山陰今縣屬大同府此云山陰史臣追叙之文

遼主復渡河居圖魯布舊作突呂不今改部圖魯遼部族耶律達實自金來歸遼主責之曰我在汝何敢立淳達實對

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于他人耶遼主無以答賜酒食而赦之金襲遼主營遼主北走有瑪克實（舊作謨葛失今改）者迎遼主至其部事之甚謹遼主遂得至烏爾古德埒勒（舊作烏古敵烈部族）部遼主得耶律達實及瑪克實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達實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為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

輕舉遼主不從遂及于敗

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

夏人舉兵侵武朔州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兵數交夏人未即退聽又金人以朝廷納張瑴不給糧遂攻應蔚遂守臣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齎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為詔許待以皇弟之

禮位燕越二王上燕王俁越王偲皆帝弟築第千間女樂三百
人延禧大喜貫之是行名為代䅉交割山後土地其
實巳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
九月以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為太宰李邦彥為少宰趙野開封
人宇文粹中為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
時燕山危急時中為太宰恬不為慮惟表賀翔鶴霞
光上言休氣充應而巳邦彥居父喪不兩月起復遂
拜少宰但以阿順趨諂為事都人目為浪子宰相

冬十一月王黼有罪免

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悦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字德遠帝第三子有寵陰為畫奪宗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芝見有便門通梁師成第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眷頓衰李邦彦素與黼不協因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㮚字文縝仙井監人論黼姦邪專權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等皆免

置講議財利司罷應奉司

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掊剝横賦以羨為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為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于是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内

侍職掌事干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請旨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減六尚歲貢物

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

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决于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為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呫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為姦利竊弄威柄驟

引其婦兄韓梠為戶部侍郎媒蘖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金帛與府藏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私財白時中李邦彥輩惟奉行文書而已

河北山東盜起

時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重以鹽額科斂加之連歲凶荒于是饑民並起為盜山東有張萬仙張廸河北有高托山衆皆十餘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令內侍梁方平討之已而京東轉運副使李孝昌招降張萬仙等五萬人知海州錢

伯松降賈進等十萬人

都城有女子生髭詔度為道士

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詔度為道士又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

己乙七年春正月遼延禧如党項二月至應州金將羅索獲之以歸遼亡遼自太祖建國至天祚七凡九主合二百十九年

遼主畏中國不可仗謀奔西夏會党項小呼嚕舊作小斛祿改令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

兵忽至遼主徒步出走乘從者馬得脫途次絕糧從者至鑿氷雪以濟饑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叩馬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遥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呼嚕為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將羅索等所獲遼遂亡延禧至金金主廢為海濵王遣使來告慶

遼耶律達實稱帝于奇爾滿是為西遼奇爾滿西域地名方輿紀要在唐庭州西南唐庭州漢車師後王庭也注見前按奇爾滿舊作起兒漫今改後仿此

先是達實以諫遼主不從遂殺北院樞密蕭伊蘇舊作乙薛今改自立為王率衆西走至哈屯舊作可敦今改城在庭州東北駐于北庭都護府唐庭州治會西鄙七州十八部王諭以興復事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又遺書假道于回鶻元史回鶻五城即唐北庭都護王必里克舊作畢勒哥今改必里克得書即迎至邸願質子孫為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牛羊駝馬不可勝計至塔實干西域地名舊作尋思罕今改西域諸國

舉兵十萬號呼爾察西域大將軍名舊作忽兒珊今改來拒戰達實分所部為三軍進擊大破之僵屍數十里駐兵塔實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奇爾滿羣臣共册立達實為帝改元延慶上尊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為昭德皇后自六院司大王蕭鄂囉羅等四十九人皆推恩有差鄂囉羅舊作幹里刺今改

夏四月勒蔡京致仕

蔡絛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請

徽宗于蔡京既屢燭其奸輙復柄用已不可觧甚至父子兄弟自相攻訐惡跡彰明世人無不切齒誠揭其罪狀悉予罷遣亦有何難不知何所顧忌而必令詞臣代為三表求去然後允從以癉惡之憲典而飾養老之虛文尤屬無謂昔唐元德二帝之

殺絛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絛乃與攸發絛奸私事帝怒欲竄之京力丐免乃止勒停侍養因安置韓梠于黃州褫絛侍讀毀賜出身敕欲以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令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

復元豐官制

於李林甫盧杞尚不知其為大奸惡徽宗乃深知而不能去其失更甚矣

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之官虛而不授三公但為階官毋領三省事

六月封宦者童貫為廣陽郡王

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遂封貫為王

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

安世為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之至是卒安世少從學于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

取則于光及年既老羣賢凋喪略盡巋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心服其賢求得小吏與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啗以即大用默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眞鐵漢

秋七月熙河蘭州河東地震

熙河地震有裂數十丈者蘭州尤甚倉庫皆沒

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

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宮城正南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罵云太祖皇帝神宗皇

守國自有正道不在迂程與示儉也況金與宋是時釁端已成即盡以待遼使之法待金亦不能消弭後患且宋稱會兵圖燕

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為乃于獄中盡之

冬十月金將尼瑪哈斡里雅布分道南侵

初斡里雅布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户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斡里雅布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始遼使至率迂其程宴犒不示以華侈王黼務于欲速令金使以七日自燕至都每

宋何嘗致兵力而欲坐享金人所得之燕金豈肯乎遼國既亡宋實自取唇亡齒寒之禍其事勢更不待卜之異日且金入即生心亦生心于宋之江山社稷錦繡金玉固在其中矣史家乃以使至之速張宴之侈為受病根由所見怏而且迂誠可笑也

張宴輒陳尚方錦繡金玉瑰寶以誇富盛由是金人益生心而耶律伊都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即決意南侵以安班貝勒舍音領都元帥居京師尼瑪哈為左副元帥古紳為右監軍耶律伊都為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達蘭金穆宗英額子舊作撻懶今改為六部路都統棟摩為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為漢軍都統斡里雅布監棟摩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時帝方親郊纔下壇而警報至左右秘之曰恐妨恭謝宰相亦不知也及恭謝畢宰相又共匿之不以聞

十一月太常少卿傅察（字公晦堯俞從孫）奉使遇金兵不屈死之

察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次境上而使人不來居數日忽數十騎馳入館擁之北去遇斡里雅布兵脇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辨論不屈遂遇害（察登進士蔡京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猝徇義聞者莫不壯之）

後謚忠肅

召种師道為兩河制置使

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在西安府長安縣南終南山麓谷内有東蒙峯亦曰東明种放嘗隱此金人南下趣召之師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五原人古之子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汴

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尼瑪哈陷朔代州遂圍太原

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邱縣注俱見前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尼瑪哈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政之子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

至軍前尼瑪哈嚴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尼瑪哈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既深恨本朝結納張瑴又為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尼瑪哈遣王介儒色埒默舊作撒離拇今改後此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曰

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色埒黙曰兵已興何告為宜
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用存宋朝宗社貫聞之
氣褫不知所為即欲假赴闕稟議為名遁還京師知
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
士竭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揺是以河東與金也
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邪願少留共圖報國貫怒叱
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
遂行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

蓄縮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尼瑪哈引

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義死之尼瑪哈遂進

兵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金斡里雅布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取

燕山州縣

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

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横暴藥師右之

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坦懷待之

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及王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于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為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于迥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拚旗一麾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拒敵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

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 至是詹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趣向懷異逆節已萌凶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斡里雅布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二人皆遼常勝軍帥同藥師降宋者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即古沽水源出邊外由宣化逕順天境至天津與衛河合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刼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斡里雅布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于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斡里雅布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

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

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

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軍付內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何灌字仲源開封祥符人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埽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枝梧何以善吾後盍留以衛根本不從

種姚宿將後先提旅勤王使得膺閫寄或可少支乃復以扼守河津付刑餘之小人徽宗固始終不悟自取滅亡何灌但知衛兵之不可單弱而不知主帥之委

任非人所言猶未盡之

以皇太子為開封牧

帝以金師日迫為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内禪引給事中吳敏字元中真州人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梲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梲遂罷行而以太子為開封牧

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

平時不能持盈保泰及國步已危而欲以區區言感動天下乎

初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華陽人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畧曰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

何濟唐時奉天之詔聞者感泣亦未免史家右陸贄之言宋則積衰既久如癱瘓之痾業已大潰而欲望刀圭一匕收效須臾面必不可得之數也

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悟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維已愆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 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

召熙河經畧使姚古五原人雄之子秦鳳經畧使种師中師道弟將兵入援

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

以吳敏為門下侍郎

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要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

不出于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之翼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决明日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彦語敏綱所言遂拜敏門下侍郎草詔傳位

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是為欽宗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

帝下詔禪位太子自稱曰道君皇帝趣太子入禁中被以御服涕泣固辭不許遂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以李邦彦為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以李綱為兵部侍郎耿南仲字晞道開封人簽書樞密院事

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

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誅鋤内奸以付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帝召對延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南仲帝東宫舊僚故亦推用之

立皇后朱氏（開封祥符人武康節度使伯材之女）

太學生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

肯為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賊于內李彦結怨于西北朱勔聚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遼金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髪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